



大学译丛

William H. Whyte

T H E

S O C I A L

L I F E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美] 威廉·H·怀特 著 |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 M A L L

U R B A N

S P A C E S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美〕威廉·H·怀特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 (美) 怀特 (Whyte, W.H.) 著;
叶齐茂, 倪晓晖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3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ISBN 978-7-5327-7051-9

I. ①小… II. ①怀… ②叶… ③倪… III. ①小城市
—社会生活 IV. ①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0752 号

William H. Whyte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copyright©1980 BY WILLIAM H. WHYT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5-494 号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美] 威廉·H·怀特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责任编辑 / 张吉人 装帧设计 / 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87,000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4,000 册

ISBN 978-7-5327-7051-9/C · 067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WILLIAM H. WHYTE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致读者

30多年以来，¹“公共空间项目”一直都使用观察、调查、访谈和小组讨论等方法，研究世界范围的公共空间，思考如何把公共空间变成社区的场所。我们每周都举办各式各样的演讲，利用怀特在《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中提出的技术、观念和难忘的短语，谈论为什么一些公共空间运转良好，而另一些则不然的原因。

公共空间支撑着社区，所以，我们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公共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公共空间项目”实施了涉及市场、交通、公园和广场以及公共建筑的各种项目。我们的“公共市场协作组”，以露天的和历史的市中心市场为基础，用人气和商业活力，把街道、广场和停车场改变成熙熙攘攘的“人的场所”。在交通项目中，我们鼓励使用公共交通，推广交通宁静化开发，致力于减少城市蔓延和建设比较宜居的社区。我们的“城市公园研究所”倡导把公园建设成为社区场所。我们为交通工程师、建筑师等相关专业人士，为社区和政府官员，举办相关培训课程，帮助他们了解我们从怀特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公共空间是场所，而不是工程项目，为了让公共空间真正成为人们聚会的场所，我们必须在设计公共空间时，把人和人的使用一并考虑进去。我们把这些理论都收集到了一本叫做《如何让一个场所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手册中，用来创造《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中第一次提出的那种生机勃勃的社会场所。

怀特既是我们的导师，也是我们的朋友。怀特最重要的天赋也许是，他有能力告诉我们，如何发现为什么一些公共空间运转良好，而另一些则不然的原因。1980年，《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以及与此相伴的影片出版，从此，人们发现，通过观察和访谈等基本方法，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大量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宜居的办法。怀特为改变公共空间建设和规划方式的重大思潮奠定了基础。我们很高兴让这本书重返它致力于改变的那个世界。

董事长，弗雷德·肯特

副董事长，史蒂夫·戴维斯和凯西·马登

“公共空间项目” (PPS)

纽约，韦弗利广场153号，4楼

邮编：10014 NY

电话：(212)620—5660

互联网：www.pps.org

1 “公共空间项目” (PPS) 至今仍然在从事公共空间的咨询和设计业务。从1975年成立到2015年，这个组织已经有整整40年的历史。当初建立这个组织就是为了扩大怀特致力于展开的城市公共空间工作。40年以来，这个组织在美国50个州和世界43个国家的3000个以上社区里完成了公共空间项目，成为公共空间建设方面的先锋、信息和资源中心。——译者

序

怀特从宾夕法尼亚的乡村开始，沿着高速公路驱车往前走，到了一个又一个美国城市，在路边单调的景物中，寻找那些城市的边界，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找到那些城市的边界。怀特在《最后的景观》一书中叙述了他的这段经历。过去10年里，怀特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很多城市，尤其是纽约。他一直在观察城市空间，与人们交谈，做笔记，拍照和摄影，测量长凳和台沿的高度，撰写文章，帮助编撰分区规划法令，在教堂里和高层建筑里演讲，找出人们使用的和不使用的公共空间，探究个中原因。¹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他常常被他自己的发现所惊讶。

很多年以前，在“纽约市政艺术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怀特制作的影片着实也让我惊讶过一次。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会把纽约与肮脏、破败、犯罪和金融危机联系起来。怀特说：“我打算给诸位放一段人们在曼哈顿大街上步行的录像，我要你们找出那些人的共同点。”脚、鞋、腿、裤子、衬衣、短衫、裙子、手臂、手提包、公文包、伞、人头、帽子、安全帽、脸庞、笑容。笑容？在纽约大街上的人们为什么会露出笑容呢？

那些人正处在城市危机之中，那些人正在一座许多人认为开始走下坡路的城市的大街上行走，一些人开心，还有一些人理所当然地不开心，甚至愁眉不展。在我们思考城市和城市中的人们时，我们一直都太倾向于全然忘却了他们的笑容。城市里有开心的人。城市里有人们喜欢的有益身心

的地方，这些地方让人觉得幸福，这些地方可以让人绽放出笑容。

这本书所要谈到的一些小城市空间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绽放出笑容来的地方。成功的迷你公园是一种小城市空间，如纽约的佩利（Paley）和格里纳克（Greenacre），华盛顿特区的法拉哥特广场（Farragut Square）或杜邦环岛（Dupont Circle）。广场是一种小城市空间，如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那个广场。沿街的和环绕喷水池的台沿也是一种小城市空间，人们坐在上边消磨时光。

在这本书里，怀特描述了一些公共空间如何运转良好，而另一些则让人笑不起来。也就是说，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公共空间生机勃勃或死气沉沉。什么在吸引着人们。什么令人们厌恶。有些人不受欢迎，如毒品贩子、流浪汉和嬉皮士，用来赶走他们的空间其实也总是将其他人拒之千里。对比而言，吸引人的空间一般没有什么问题。阳光是重要的。树，水，可以买到小吃，可以有地方坐坐，都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会从这本书了解到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应该有什么不可思议，可是，它们常常出人意料。（我们还会学习如何使用摄影机来做研究！）

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为什么应该关注纽约街头巷尾的人们正在做什么呢？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我们可能就在沿着高速公路进城的某个地方与怀特分道扬镳了。那时，如现在一样，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所面临的挑战是保护自然、野生生物和天然环境，开放空间、农田和没有开发的土地。当我们注视城市，我们所看到的是洪水猛兽。必须阻止城市蔓延。但是，城市蔓延的势头有增无减。

现在，我们还是不能阻止城市的蔓延。我们的确已经做了创造性的

1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建成区中对大众开放的地方，许多人可能聚集在那里，至少有些时候这样。公共空间有可能是公共所有的，也有可能是私人所有的。街道和人行道就是一种公共空间，当然，人们并不是常常这样描述街道和人行道；人们也不把国家公园或公共所有的高尔夫球场描述为公共空间。本书所讨论的公共空间大部分是建筑前的广场或公园，它们的确是这个地块的业主贡献出来供公众使用的空间，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空间的产权依然属于业主。当然，业主所贡献的空间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回报，让他们增加了大厦许可的建筑面积。——译者

开发，给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住宅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保护乡村的努力与我们保护城市的努力配合起来。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发现城市不宜居住，他们是会搬出城市的。于是，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护乡村，还要保护城市。这就是为什么“生态环境保护基金”在1975年支持有关街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第一次全国性大会，从那时起，“生态环境保护基金”就开始致力于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感兴趣。

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小空间合在一起，对城市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这些空间令人厌恶，人们就有可能躲避城市街道，也许干脆撤出城市——只要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会搬到郊区和乡村去居住，如果他们没有能力那样做，他们也会筑起各类壁垒，把自己保护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小城市空间的优越性，如果我们现在就来设计新的小城市空间，改造旧的小城市空间，我们就会让城市的街头巷尾维持生机。我们甚至可以鼓励更多的人使用这些小城市空间，在谈到那些小城市空间时，大家都露出会心的一笑。

董事长，威廉·K·赖利

生态环境保护基金

前 言

这是一本约好要写的书。1971年，我开始展开“街头生活项目”，当时设想我们的研究会在2年中完成，然后，我把那些研究成果编写成一本书。1974年，我告诉了佩奇出版公司这本书的计划，这是最近的一次。但是，与这项研究相关的专门项目不断出现，所以，“街头生活项目”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大了。我们一开始对游戏场地展开研究，就产生了一个有关少年活动空间的专门项目；我们对纽约最拥挤的街道展开研究，就引出了对东京做类似研究的要求；室内空间的研究导致了对郊区购物中心的专项比较研究。所以，这本书的内容也随之不断扩大。一年以前，我发誓不再做更多的研究了，专心致志地开始写这本书。

我们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基础性的，也就是说，我现在也不认为这些研究有什么特定的适用范围。最让我们着迷的是城市街头巷尾那些普通人的行为——例如，普通人街头邂逅的礼节习俗，普通人偶然相遇的规律性，普通人街头会晤中一般的相应举止，普通人三阶段再会的节奏。直到这本书写完，我终于认识到，要对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再做更深入的挖掘。不过，现在还谈不上。

当然，我们这项研究工作的有一部分内容立即就派上了用场：一些公共空间运转良好，而另一些则不然，如此这般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不要裹足不前，等待一本尽善尽美的书问世，先把我们的发现摆在桌面上，

提出意见，完成这本书，不无意义。我要感谢“生态环境保护基金”和赖利董事长，是他们出版了这本书，我要感谢编辑麦考伊所给予的帮助。

为了配合这本书，我编辑完成了一个五十五分钟的影片，标题和整体结构与本书相同。纽约市政艺术协会赞助这个影片的发行。我要感谢纽约市政艺术协会的执行官威灵顿和董事长弗里德曼，许多纽约公共空间从视觉和精神上如此美妙的原因之一，是纽约有这样一个市政艺术协会。

一小群年轻的观察者完成了“街头生活项目”的主要工作，他们富有好奇心，他们如此勤奋，他们倾向于挑战我的假定，我要感谢他们。前几年的主要研究者是拉塞尔（Marilyn Russell）和林达伊（Nancy Linday），与他们一起展开研究的还有肯特（Fred Kent）、阿雪儿（Ellen Ascher）、贝米尔（Margaret Bemiss）、希伦丁（Ann Herendeen）和迪埃特尔（Elizabeth Dietel）。参与我们专项研究的有皮伊瑟尔（Beverly Peyser）、伊斯曼（Ellen Iseman）、鲁宾（Cecilia Rubin）和罗伯茨（Ann R. Roberts）。

我要感谢纽约市规划部城市设计组的拉玛缇和帕利，中心城区规划和开发市长办公室的哈尔彭和奥蒂斯，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帮助了我。

我要感谢很多组织。这项基础研究是“国家游憩与园林协会”的一个项目，文森特·阿斯特基金、国家地理学会、国家艺术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洛克菲勒家族基金、纽约市基金对这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格雷厄姆美术高级研究基金给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补助。纽约州艺术协会、美国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卡普兰基金、约瑟夫·E·西格拉姆父子公司、纽约电话公司和亚瑟·罗斯基金会，都给这个影片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我要感谢那些支持了我们的好人，对我们的工作有兴趣和有耐心的好人。最后，我要感谢洛克菲勒，他支持了我们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最绝妙的小城市空间。

威廉·H·怀特，纽约，1980年1月

目 录

序	001
前言	001
引言	001
第一章 广场生活	011
第二章 坐凳空间	021
第三章 阳光、风、树和水	042
第四章 食品	056
第五章 街头	061
第六章 “不受欢迎的人”	069
第七章 有效容量	076
第八章 室内空间	088
第九章 大厅和巨型商业中心	096
第十章 较小的城市和场所	106
第十一章 三角效应	111
附录 A 延时拍摄	121
附录 B 纽约市开放空间分区法令摘要	135
注释	145
译后记 怀特、盖尔、雅各布斯与街头巷尾	154

引言

这本书是关于城市空间的，为什么有些城市空间很人性化，有些城市空间却不那么人性化，我们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实践经验。这本书所得出的结论都是通过直接观察获得的。

1970年，我建立了一个叫做“街头生活项目”的研究小组，开始观察城市空间。人们早就使用了直接观察去研究遥远地区的人类。但是，还没人对美国城市做多少直接的观察。那时，人们都很关注城市的拥挤问题，但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人们认为会发生拥挤的那些地方。最著名的研究是对动物拥挤的研究，或对相关实验条件下学校学生和工作人员的研究——这些研究当然有价值，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研究毕竟让人觉得是对城市拥挤的一种间接经验。

“街头生活项目”是从观察纽约市的公园、游戏场地和街区里那些非正式的休闲娱乐场地开始的。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一种现象是，纽约市的许多公园、游戏场地和街区里那些非正式的休闲娱乐场地并不拥挤。确实有些地方拥挤不堪，然而，更多的地方近乎空空荡荡，而非熙熙攘攘，尤其是那些在人口密度¹排行中名列前茅的街区，常常并不拥挤。显而易见，对儿童而言，空旷的空间本身是没有吸引力的，许多街头巷尾因为空旷而不再吸引儿童在那里玩耍。

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儿童因为没有玩耍的场所才在街头巷尾嬉

戏。实际上，许多孩子在街头巷尾玩耍，恰恰是因为他们喜欢街头巷尾的氛围。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游戏场所就是东哈林区101街的一个地块。这个游戏场所有它自身的问题，不过，这个游戏场所运行正常。101街本身就是个玩耍的地方。从毗邻的门廊和消防通道，就可以看到101街，这些门廊和消防通道适合妈妈和老人们使用。101街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运转，如果我们有先见之明的话，一定会给我们自己留些时间，去看看广场。我们虽然不了解广场，然而，广场本身的确包括了一个成功城市场所的全部基本要素。

我们的研究把我们带到了接近纽约市中心的地方，那里的空间使用不平衡甚至更为突出。大部分拥挤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一系列的节点，特别是地铁站。从整体上讲，这些空间都是市中心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利用这些节点的人数非常多，感觉不好，所以，我们对纽约的感觉也被扭曲了，这种感觉与我们实际感受的空间不成比例。实际上，纽约有许多地方并不拥挤，它们可以稍许缓解拥挤带来的不适感。这种对纽约的扭曲感觉有很

-
- 1 人口密度等于人口或户数与设定面积之比。人口密度有三种表达，区域密度、居住密度和使用密度。

区域密度是人口与区域土地面积之比。区域土地面积通常就是行政辖区的面积，包括建成区和非建成区。区域密度常常用来作为国家人口政策中人口分布的一项指标。

居住密度是人口和居住区面积之比。居住密度可以进一步根据相关地区而再划分为总居住密度和纯居住密度。当然，有关总居住面积和纯居住面积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国家和城市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英国，纯居住面积仅仅涉及那些由居住开发所覆盖的面积，同时包括花园及包括其中的其他空间，通常还把相邻道路的一半面积计算其中。在美国的一些州，纯居住面积仅仅包括居住地块，而居住区内部的道路、公园和其他公共土地空间不包括在纯居住面积之中。总居住密度的计算从整体上看待居住面积。除开分配给居民使用的土地面积外，总居住密度的计算把非居住空间，如内部道路、公园、学校、社区中心等等为地方社区提供服务的空间都一并计算在内。

使用密度涉及到使用者与该建筑单元建筑面积之间的比例。这里所说的建筑可能是任何私人的或公共的建筑空间，如住宅、办公室、剧院等等。当然，这里所说的建筑空间通常只是那些封闭的空间。在建筑设计中，使用密度是一个重要指标，以此估算所要求提供的服务。例如，电力需要、空间降温、供暖、消防安全设施的供应等等都是以使用密度作为基础来估算的。使用率是使用密度的逆运算（即建筑单元的建筑空间与使用者之比），它通常是可以向使用者提供多少建筑空间的指标。较高的使用率意味着比较多的建筑空间已经为使用者使用了。最小使用率的规定在建筑设计中常常用来保障建筑空间的卫生与健康条件。——译者



东哈林区101街



西格莱姆广场

强大的滞后效应。¹

这种对纽约的扭曲感觉也影响到了研究者。我们观察我们期待观察的，我们一直都习惯在城市中心找到拥挤的空间，所以，这种习惯让我们常常很难发现那些并不拥挤的空间。然而，一旦我们真去找，不拥挤的空间比比皆是。

另外，城市公共空间的数量正在增加。自1961年以来，纽约市一直都给提供广场的业主一些奖励。业主每建设1平方英尺的广场面积，便可以增加10平方英尺的商业建筑空间面积（约0.9平方米），新增的建筑面积高于分区规划容积率允许的建筑面积。所以，业主无一例外地开发广场以换取商业建筑面积。每一个新的办公大楼提供一个广场或相当的公共空间：1972年，纽约市建设了20英亩（约8公顷）世界上最为昂贵的开放空间。²

1 拉波波特 (Rapoport, 1975) 对感觉密度做了这样的定义，个人对一个地区的人数、有效空间和布局的感觉和估计。空间特征本身对于密度的感觉是有重要影响的；当然，个人和作为整体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产生有关密度的感觉甚至更重要。个人的认识和社会-文化规范也是影响这种相互作用的因素。进一步讲，感觉密度不仅仅涉及了个人和空间之间的相对关系，也涉及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尽管形体的密度相同，然而就社会的和感觉的意义不同。为了对这感觉密度的两个不同方面做出区别，于是出现了空间密度和社会密度的概念。空间密度是相对空间因素如高度、间距和对比之间的关系来讲的密度感觉。高空间密度与环境属性有联系，如高度封闭、空间复杂和高活动状态；这些属性倾向于导致环境本身具有较高的信息量。社会密度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密度包括多种感觉方式、控制相互作用水平的机制，如间距、形体因素、领地边界、层次、参与群体的规模和性质，以及它们行为的相同性质和规则，所有这些属性都会影响到社会相互作用。一般来讲，高空间密度的基本问题是空间太小，而高社会密度的基本问题是一个人要与之交往的人太多。所以，感觉密度是主观的，是建立在个人意识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不包括任何个人评价或判断的情况下，感觉密度也是中性的。另一方面，拥挤涉及心理压力的状态，与负面的评价密度有关。虽然密度是产生拥挤感觉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是产生拥挤感觉的充分条件。有研究提出，当人们关注拥挤时，社会密度的影响要大于空间密度。——译者

2 在规划实践中，容积率被广泛地用来作为一个土地使用分区和开发控制规则的标准指标。容积率是整个总建筑面积与建筑场地之比。总建筑面积通常把建筑外墙内的所有面积计算在内，包括内墙和外墙、楼梯、建筑物的工程设施、电梯、所有的通行空间，等等。场地面积涉及整个开发地块，在大多数情况下，整个开发地块都在规划文件中精确地确定下来。由于建筑面积和场地面积在计算时都是相对清晰的，所以，容积率通常被认为是最精确的密度衡量指标之一。在作为混合土地使用规则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常常规定了不同类型土地使用功能的不同容积率。进一步讲，为了控制住建筑规模和防止过度开发，总体规划常常控制着最大容积率。——译者

我们发现，有些广场，尤其在午餐时候，会吸引很多人。西格莱姆广场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广场奖励观念的地方。建于1958年的西格莱姆广场，简朴优雅，从没有刻意去规划为一个人性化的广场，但是，它成为了一个人们喜欢逗留的广场。天气好的时候，会聚集约150人，他们坐在那里，晒晒太阳，吃吃东西，闲聊唠嗑。人们还很喜欢水街77号，即“浪荡公子广场”，因为年轻人喜欢在那里聚集，于是它也有了名声。

不过，在大部分广场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人。广场是用来步行的过渡空间。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午餐时，人们坐在广场上，平均1000平方英尺4个人（即每23平方米1个人），这个数字对于高密度的城市中心来讲的确太低了。无论哪里的最紧凑的中心商业区（CBD）都包括了数量令人惊讶的空荡荡的和没有利用起来的开放空间。

